

恩施土家 女儿会



恩施文史·第十六辑

恩施土家 女儿会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湖北省恩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印
湖北省恩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2005. 7.

恩施土家女儿会

恩施文史·第十六集

准印证号：鄂恩图内字[2005]第 29 号

规格：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印刷厂家：恩施州新闻出版局印刷厂

恩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5 年 7 月印刷

《恩施土家女儿会》

编辑委员会

顾问：吴希宁 程贤文

主任：刘宗烈

副主任：向成舟 尤连胜 孟明星 许强

主编：崔在辉

副主编：程仕政 张汉卿

编辑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清传	齐书清	刘敬之	刘登新
孙邦固	张同新	贺孝贵	章国宪
谌先群	黄彩桂	焦达贤	蔡元亨
廖兆栋			

目 录

序.....	吴希宁(1)
女儿、女神的衍化(代前言).....	(4)
第一章 恩施土家族女儿会源流考	(13)
第一节 女儿会的由来	(13)
一、石灰窑女儿会	(14)
二、大山顶女儿会	(17)
第二节 女儿会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	(19)
一、表现形态	(19)
1、以经贸为借口的求偶行为	(20)
2、以对歌为媒介的恋情交流	(21)
3、以过月半为由的情人幽会	(22)
二、表现特征	(24)
1、约定俗成的群体性	(24)
2、异性求偶的目的性	(25)
3、自由婚恋的开放性	(25)
4、情感表达的自律性	(26)
第三节 女儿会三百年概说	(26)
一、清朝至民国时期	(27)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29)
三、八十年代至现阶段	(32)
附录:女儿会访谈录	(36)

第二章 女儿会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意义	(48)
第一节 女儿会的文化渊源	(48)
一、女性文化是女儿会产生的渊源	(48)
二、女儿会是对远古自由婚俗不自觉地模仿	(50)
第二节 女儿会产生的历史背景	(51)
一、改土归流是女儿会产生的社会因素	(52)
二、“自然压迫”是女儿会产生的环境因素	(53)
三、农闲时间是女儿会活动的最佳时机	(54)
四、集市贸易是女儿会形成的催化剂	(54)
第三节 女儿会与其它民族相关节俗的比较	(55)
第四节 女儿会的文化意义	(57)
一、争取了人性的极大解放	(57)
二、民族地区女性的维权和自觉	(58)
三、低情感成本投资高价值的获利	(59)
四、民族婚姻观智慧化的体现	(60)
第三章 女儿会的社会价值	(61)
第一节 女儿会的社会属性	(61)
一、女儿会民族属性是土家族	(61)
二、女儿会的主要特征是通过贸易寻求意中人	(62)
第二节 女儿会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63)
一、女儿会的最初表现是经贸活动	(63)
二、女儿会促进了经济发展	(64)
第三节 女儿会活跃了文化生活	(66)
第四节 女儿会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67)

第四章 女儿会的传承和创新	(70)
第一节 把情歌作为女儿会传承和创新的助推器	(70)
第二节 把文化艺术作为女儿会传承创新的主要载体	(73)
一、雄戏班子为女儿会呐喊助威	(74)
二、文艺汇演把女儿会推向山外	(74)
三、广场文艺在女儿会上唱主角	(79)
第三节 由民间自发行为转为政府行为	(83)
第四节 给女儿会商标注册使之成为固定品牌	(85)
第五章 现代女儿会纪实	(87)
1958 年石灰窑女儿会	(87)
1959 年大山顶女儿会	(91)
1984 年石灰窑女儿会	(97)
1984—1987 年的女儿会	(100)
1989 年石灰窑女儿会	(106)
1993 年石灰窑女儿会	(108)
1995 年中国湖北民俗风情游暨恩施女儿会	(110)
2000 年梭布垭女儿会	(116)
2000 年梭布垭女儿会采风	(119)
2002 年、2003 年梭布垭女儿会	(123)
第六章 女儿会艺文选	(125)
一、《土家女儿会》音乐电视片文学脚本	(125)

二、首届中国魔芋节暨 2004 年恩施女儿会开幕式	
文学脚本	(140)
三、女儿会相关民间故事选	(154)
四、恩施土家族女儿会传统情歌选	(173)
五、恩施土家族女儿会创作歌曲选	(189)
附录:	(214)
一、女儿会相关题材部分发表作品	(214)
二、参考书目	(216)
跋	(218)

序

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诠释着这个民族生存繁衍的生命历程。作为文化形态表征的民俗节庆，又鲜活地将该民族的特质闪亮地昭示世人。

共和国最年轻的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州20余年来，众多学者、专家和民族工作者在研究、探讨民族节庆的文化内涵和政治社会意义的基础上，从数十个节日中筛选并最终确定了自治州的四大节日：州庆、女儿会、摆手节和牛王节。这是四面光华四射的镜子，四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四张精美绝伦的“名片”。

无疑，在这四张“名片”中，自治州首府的“恩施土家族女儿会”因其在华夏大地上独显女性文化光辉，而尤为光彩夺目。

300年来，“女儿会”在民间一直非常活跃，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恩施市委、政府的直接介入，“女儿会”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多次在中央和省、州电视台展示过风采，而且与一届届清江国际闯滩节、民俗风情旅游节以及硒都魔芋节和茶叶文化节结伴同行，既为经贸、文化、旅游事业增添了光彩和魅力，也使“女儿会”本身成长为恩施民族文化的台柱和愈来愈令山外人心动目眩的艺术奇葩。

我们透过“女儿会”喜庆繁华而又朴素典雅的艳霞，看到了什么？那是从远古传来的人类真、善、美的脉搏与灵魂；那是土家人追求幸福、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那是恩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标志！

各民族的认可与溶入,跨地域的热爱与追寻,激情如清江潮涌。中共恩施市委、恩施市人民政府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交流、构建和谐社会,打造民族品牌,历时 20 年,把“女儿会”从她的原生地——海拔 1800 米的高山石灰窑和大山顶迎进了州城,迎进了风光无限的梭布垭石林,迎进了硒都茶叶魔芋之乡,迎进了清江激流上的冲锋舟。

为了让朋友们更多地了解“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恩施土家族女儿会”,我们除了精心组织好每一届“女儿会”活动,利用媒体努力对外宣传以外,还编辑出版了《女儿会系列风情歌曲集》,又请国内影视界、文艺界知名词曲作家、歌唱家拍摄音乐风光片《土家女儿会》。本书——《恩施土家女儿会》这部专著,则是市委、市政府大力推介“女儿会”的又一有力举措。

几十年来,关于土家民族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恩施土家族特有的民族节俗女儿会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及有识之士做了大量工作,并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果,而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推介、宣传女儿会这还是第一次。《恩施土家女儿会》的面世,无疑对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加强对外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诚然,“女儿会”也还存在一些原始、粗糙的成份,但这正是一个民族母体文化最为宝贵的东西。

本书的作者、编者,满怀着对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的挚爱,满怀着对“女儿会”深切诚挚的呵护,深入田野调查,查阅大量史料,探索其深层的文化底蕴,再现其丰富的表现特征,揭示其独特的节庆文化内涵,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与激情。

我们真诚的意愿是把她写成一部史诗,一部恩施土家族的壮丽史诗。让一幕幕喜怒哀乐的动人画面,折射出朝代的更替,民族的昌达。让一曲曲台前幕后、岭上坡下的五句子情歌,咏唱

出这方水土、这个民族心血和灵魂凝聚的生命长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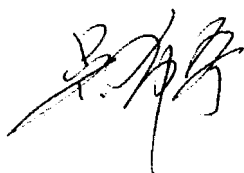
我们也愿她能成为一册精美的说明书。成为璀璨辉煌的“恩施土家族女儿会”驰名品牌的经典注释。摒弃伪劣，彰显精华，让“女儿”们从古代神奇的迷雾中飘然而至 21 世纪的新时代，让远远近近的朋友们在惊讶之后再发出惊叹！

我们还希望她成为一本优秀的乡土教材，为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启迪后人，尽到承先启后的责任。

此书出版面世，实为恩施土家族文化史上一件大事。恩施市政协领衔，会同市民宗局、市文体局倾力合作，功在千秋。

作为本书顾问，我们感谢作者、编者，同时也希望关心关注“女儿会”的专家学者惠赐真知灼见。

是为序。



2005 年 7 月

（序作者为中共恩施市委书记）

“女儿”，女神的衍化(代前言)

——《恩施土家族女儿会》文化寻源

张汉卿

现存的并且正处于新一轮发展期的“恩施土家族女儿会”，原生地是恩施市红土乡的石灰窑。

据《黄氏日用杂志》(手抄本)记载，石灰窑原名“十个棚”，因十姓人家挽草为界、搭棚垦荒而得名。按这个手抄本的说法，这个时期也应该就是《女儿会》产生的年代。

“十个棚”有人垦荒的历史起于何时？

65岁的谢华国(乡干部)说“我们谢家从逃水灾来石灰窑开荒起到我这一辈人已经有了11代人……”，84岁的蒋品三(石灰窑傩戏传人)说“蒋家从湖南澧州到石灰窑开荒过日子已经有了13代人了”，……以此推算，大约有260—280年。

这个时期的石灰窑的经济社会是什么状况呢？翻开恩施地方志，就知道公元1735年以前，这里处于三省四县之交，是恩施人烟极为稀少、社会极为落后的最边远最蛮荒的地方。而改土归流以后，“流官所至，一派汉官威仪”(但“去城数里，则在不华不夷之列”)。当时清政府下诏，凡是能开垦的荒地，由土民自报自垦，并且减负免税，“凡是规定开垦的土地逾期不开垦者，即按无主荒地处理，招民来开垦。土民开垦的土地，只需缴纳一定数额的秋粮即可据为己有，永为世业”。所以这时的土民，开始摆脱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自己的土地。直接记载《女儿会》的《黄氏日用杂志》说的“十个棚”，就是这种“招民垦田”的真

实记载。

因此,从改土归流起,石灰窑进入了农业社会的发展期,从那时算起,“女儿会”应该有 280 年左右的历史了。

改土归流前的婚姻状况,和《兄妹成婚》、《鹰公公和余婆婆》的古代民间故事依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以自由婚配为主,比如原始婚姻状况的成分仍然很多,基本上还是民族内婚制,由兄妹成婚演变成姑舅表婚、兄纳弟妾、弟配兄嫂比比皆是,“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俗称“还骨种”(《恩施州志》)。“男女同行,无拘亲疏,道途相遇,以歌为奸淫之媒,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其居所则“半室高搭木床,翁姑子媳联为一榻……男女不分,挨肩擦背”。悔婚、离婚、退婚合理存在,若妇女毁约,父兄仍“收留经年累月,纵其所为”(《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女性反而是有一定自主权的。

清雍正 13 年以后,与改土归流相适应的文化教育思想也贯彻到原土司制度的地区,封建婚姻制度,也随流官的到来而渐次融入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开始侵漫民间,地方志记载当时“如有议婚者,请聘媒妁,……然后行聘”。而且批判“旧日民间子女,……男女混杂,廉耻罔顾,……今已归流,父兄在家亟宜振作,凡一切不经之言,对女无轻出诸口……母令与男同坐,以礼约其身”。“至于选婿,祖父母、父母主持之,不必问女子之愿否”。“一与聘定,终身莫改”(《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

很显然,恩施土家族的婚姻状况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改土归流前后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农业经济的相对发展,社会文明的逐步萌发,并不绝对同步地带来了妇女的必然解放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从“男女混杂”、“伸手取”、“隔河叫”的相对自由婚配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广大妇女的约束毫无疑问的是加强

了。81岁的谢银桂说，“我们做姑娘的时候，如果在板壁缝里偷看一下路上过路男人，大人都要打的，屋里整酒不能出来添饭，不能给生人端茶送水”。82岁的张桂芝（蒋品三老伴）说，“我一岁就抱养给他家，在屋外面梳头大人们都是不许的”……

在这种完备的封建礼教中，女性的婚姻也就毫无自由可言。

因此，这就为“女儿会”的产生创造了基本的社会条件，“女儿会”是当时的时空条件下自由婚配的回潮，是女性回归人性本原的心理要求，是追求婚姻自由的呐喊，是对吃人封建礼教的抗争，是男权社会的异化。

而“十个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有了经济交流，有了货物贸易，有了石灰窑“乡场”，这个看起来只是男女交往的一个固定场所，实际上也说明“女儿会”又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的产物，简而言之，有“乡场”则有“会”，无“乡场”则无“会”。

这个“乡场”，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女儿“7月12赶场”非常重要的产生条件，“十个棚”时期薛乡士喝醉了酒对女儿们说的“明天你们上街去玩一天吧”，是以能“赶场”为重要条件的，周围其他人家女儿也随之而去，这就构成了《女儿会》上女儿的基本组成部分；光阴荏苒，日积月累，每年7月12，娘家都把嫁出去的姑娘接回来玩几天，所谓“年小月半大”，玩的首选地一定是石灰窑这个“场”，因为周围几十里没有人口集中能热闹的地方（石灰窑男女老少至今都还异口同声的这样讲）；65岁的周兴谱（退休教师）说，“原来两情相好的男女青年，后来终究没有成为一家，趁每年7月12在石灰窑相会，也可能事后还有来往，那也是有的……”；蒋品三则说得很直，“7月12，皮绊们就去相会……”。这都说明了，“7月12赶场”时年轻的闺女们、回娘家的女儿们、会情人的女儿们、也包括偷情的男女们一窝蜂的年年在这一天上街赶场，石灰窑真是要“女儿压断街”

了。

“女儿会”无疑的又推动了乡场贸易的发展。可以设想，满街一脸青春气息的春情萌动的女儿们找情人，对于三省四县之交而且平日很难汇集的这一方人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女人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显露出自己的风韵，吸引着男人们的眼球，满怀希望地期望遇见未来当家的男人；小伙子则趁着这一年一度的难得机会，一脸的兴奋，眼睛里放射出被异性激发出的亮光，借着假谈生意的机会，不断地在女人身上瞄来瞄去；商家们则认为这是一年之内最难得的商机，早早的准备好丰富的商品，早早的占据最好的摊点，忙忙的数着钞票……，嬉笑声、叫卖声、锣鼓声闹成一团。前些年，每到这一天，小小的石灰窑一挤两三万人，靠的是“女儿会”的吸引力，这也就是当时那一方的“美女经济”。

十个棚“一脚踏三省，鸡叫鸣四县”的地理位置，则为“女儿会”原生于此提供了可能性。山高皇帝远，当时的统治者们鞭长莫及，海拔 1800 多米的高寒地区，几十里路没有人烟是司空见惯的，清政府的流官统治在这里就会处于相对薄弱的状况。事实上往往也只有在这种总是处于落后状况的环境里，才可能出现一些偶然的逆潮流而动的社会现象，如果石灰窑像城里那样总是“一派汉官威仪”，则也不可能有“女儿会”产生。

以上诸条，说的是“女儿会”产生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直接原因和地理因素。大山顶的社会、经济成因和地理条件与石灰窑相仿，大山顶的响板溪相继出现“野老公会”，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都有共同的深远的文化背景。

“女儿会”的社会含义应该是“女儿在街上找意中人”。女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女性都是主动的，同意交往则谈，不同意则抬高物价而告吹，这和“三从四德”、“三纲五

常”的封建礼教是水火不相容的。这种女性“胆大妄为”的行动及其思想意识、这种稀有的社会现象存在于恩施土家族地区决不是一些表面的、个别的原因促成的。说得更远一点,或者说从深层次上讲,与母系社会土家族的女性崇拜有着必然的渊源关系。反过来说,如果在这一块广袤的土地上,人们的心灵深处没有很强烈的女性崇拜意识,并且衍生出对“女儿”的尊重和呵护,就不会对“7月12赶场”时女儿们自定情人这种“无法无天”的社会现象采取宽容的态度,“女儿会”现象同样不可能存在。

女性崇拜,鄂西土家族在那不可考的年代就已有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盐水有女神,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许,盐神暮辄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避日光,天地晦冥……。”盐水女神靠鱼猎为生,从史学上讲,当是旧石器时代的部族,史学家大都认为这个年代是5000年以前的事(有人认为新旧石器时代之交是6000年前甚至更早)。廩君属农耕范畴,已属新石器时代,其生存年限远远后于盐水女神。

多部辞书上都说:巴,虫也,所以盐水女神既是“虫”也就是“巴”,是土家族先民的直接祖先。有的辞书又说:巴,“或曰食象蛇”,三年才吐其骨;还说:“巴,古国名”,“今鄂西川东地区”。《辞海》1980年版所收“巴”字的第一义项是:“古族名、国名。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辞书上也说:“蛇者,小龙也。”所以盐水女神这个“虫”,就是“巴”,就是“蛇”,就是“小龙”。从文字学来看,“巴”的篆写之“形”就是一条有眼睛的“蛇”,“蛇”中的“它”,辞书说是蝮蛇,篆写也是一条“蛇”,“蜀”的篆写是大“蛇”里面有一条“虫”,古时有将“蜀”写为“虫蜀”的,那就是三条蛇,原来繁体的“虫”字就是由“虫虫虫”上一下二迭成的。四川省博物馆藏的大溪墓葬棺椁图上有两条交尾的人首蛇身像,甚至有

一张在两条蛇交尾的上方另有一个小的人首蛇身图画，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巴人祖先最早的“全家福”。那么盐水女神这个单个的一条“虫”(一条“蛇”、一个“巴”)，是最初的基本部族组成单位，比起《余氏婆婆的故事》中的并列的两条“蛇”(余)、“蜀”中一外一内的两条“蛇”、“虫蜀”中的两大一小三条“蛇”，都要早得多。5000年前就有的“盐水女神”应该是土家族最早的祖先，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

《恩施县志》载：“东晋末桓元子诞，窜蛮中，自称施王，筑城临施水，号施王，子孙袭王，至后周保定始平之，以其地置施州。”施字中的“也”，说文为“女阴”，故施州地名定与女性崇拜有关。《路史国名记》载：“纣(应为桀)伐有施，有施以嬉进。今施州。”故施州又叫有施国。“有”即副词，无实际意义。夏桀攻打有施国，有施进“嬉妹”以求和。说明夏商时期恩施就是出美女的地方。

可以说长江三峡有独特的女神文化现象，这也恰恰是古代巴人的活动区域，也是今土家族的主要发祥地。但清江盐水女神甚至早于长江巫山女神两、三千年，因为巫山女神传说的是春秋战国时代与楚襄王朝云暮雨的事，最早不过两千三、四百年罢了。那么清江两岸的土家族人有记载的女性崇拜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从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来看这并不奇怪，震惊世界的、起源于200万年前的、第一次打破人类起源一元化学说的“中国建始人”也诞生于此(《人民日报》)，湖北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建始县巨猿洞附近的杨家坡洞内又发现了3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年代约在200至250万年前(《恩施日报》)。“盐水女神”有5000年历史难道还奇怪吗？人们对“女儿”们自主、自尊的社会行为的宽容、默许，其道德涵养的深处是千百年来久远的对“女神”的敬仰和遵从为基础的。